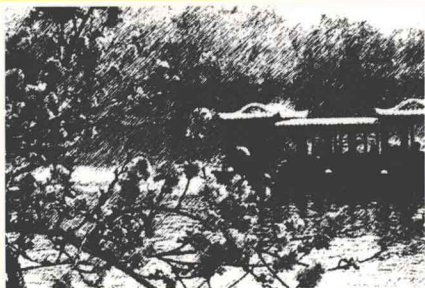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四辑



烟花三月

非花非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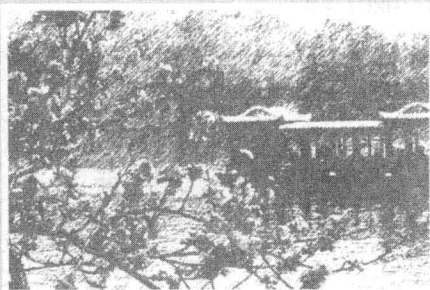
[illegible]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四辑



烟花三月

非花非雾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AI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烟花三月 / 非花非雾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3. 10

(微阅读 1 + 1 工程)

ISBN 978 - 7 - 5500 - 0801 - 4

I. ①烟… II. ①非…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2397 号

烟花三月

非花非雾 著

出版人:姚雪雪

组稿编辑:陈永林

责任编辑:赵 霞 范毅然

出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发行单位: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12

版次: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28 千字

书号:ISBN 978 - 7 - 5500 - 0801 - 4

定价:20.00 元

赣版权登字:05 - 2013 - 356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0791 - 86895108

网址:<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言

以“极短的篇幅包容极大的思想”，才能够以小胜大，经过读者的阅读，碰撞出思想的火花，震撼人的心灵。正因为这样，微型小说成为一种充满了幽默智慧、充满了空灵巧妙的独特文体。

如果说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是互联网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个十年里，手机将更为巨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如今，以智能手机为平台，正在构成一个巨大的阅读平台。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正不知不觉地走进大众的生活。一个新的名词就此产生，它便是“微阅读”。微阅读，是一种借短消息、网络和短文体生存的阅读方式。微阅读是阅读领域的快餐，口袋书、手机报、微博，都代表微阅读。等车时，习惯拿出手机看新闻；走路时，喜欢戴上耳机“听”小说；陪人逛街，看电子书打发等待的时间。如果有这些行为，那说明你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微阅读”的忠实执行者了。让我们对微型小说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的是，微型小说在微阅读的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

肩负着繁荣中国微型小说创作、促进这一文体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责任和使命,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推出了“微阅读1+1工程”系列丛书。这套书由一百个当代中国微型小说作家的个人自选集组成,是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的一项以“打造文体,推出作家,奉献精品”为目的的微型小说重点工程。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对于促进微型小说文体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对于激励微型小说作家的创作热情,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体与新媒体的进一步结合,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编者

2013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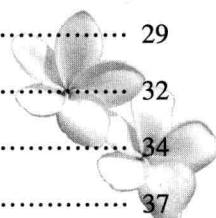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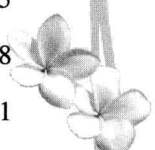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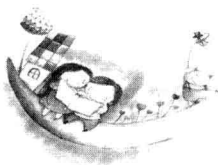
烟花三月	1
烟事	4
烟雨真情	7
“大脚印”陶吧	10
NONO·范小西	13
爱情一阵风	15
巴豆二娘	18
百合缘	21
边缘人	24
冰格格	26
不如跳舞	29
长椅上读书的女人	32
城市泡沫	34
花殇	37
堕神崖	39



放鸽	42
妃子笑	44
匪娘	47
凤儿的心事	49
槐花	51
忘情宝龙阿凡达	54
古书缘	57
海滨一醉	60
荷香	63
红玻璃	66
红酒	68
红月亮	71
蝴蝶哭了	74
花见羞	77
话吧岁月	80
金缕鞋	82
镜恋	85
菊若的网恋	88
琳的黑蔷薇	90
琳的红玫瑰	93
琳的一支烟	96

麦香	99
麦子	101
穗儿	104
叶子	106
美丽约会	109
墨晶心	111
那年的长发飘呀飘	114
俏媳妇	117
青涩记忆	120
三色花	123
桑	126
山居	128
伤心西湖	131
上上大吉	133
上阳宫人	136
哨所恋情	139
神使	142
声声慢	144
双飞燕	147
丝花翡花	150
未完成的十字绣	153

尹念慈	156
午后的电话	159
西风里唱歌的太阳花	161
小镇吊兰	163
幸福是花开的声音	166
修佛	169
寻找余秋雨	172
衣的代价	174
一剪梅	177
樱花雪	180
虞美人	182



烟花三月

阿秦自说祖上是洛阳人，但是不是洛阳人只有鬼才知道。

他说他祖上在一千年前是隋炀帝的御厨，跟着炀帝巡游江南，到了扬州，被一片江北风光迷住了，便自请留下，教地方烹调之技，以备皇上再下江南之需。

阿秦的说的疑点是他的手艺并不是祖传。他自幼家贫，为学艺先后走过淮安，到过苏杭，直到三十岁也没有正正经经站上灶当过大厨，只能给人家打下手。后来又回到扬州，辗转几家酒楼，才被微服考察的“泰兴轩”东家看上，聘他做了大厨。

淮扬人家也和中原人一样相信缘份。就在阿秦入主“泰兴轩”后厨那天，东家的二妹妹韵芝携着大小箱笼，从淮安婆家回来长住。

韵芝一身素衣素裙，浓黑的长发在脑后松松地挽个大髻，髻心扎着一段白头绳。虽然新寡之人低声敛气，但是掩不住她正当青春的好气色。那娇嫩嫩的脸盘，白里透红，像庭院里新开的碧桃一般。

淮扬的大户人家，小姐读书、认字、识乐、通韵自不必提，大多还从小习得两道拿手菜压箱底儿。这韵芝姑奶奶也是极爱厨艺，遇到有兴致时，她会亲自下厨，自创两道精致菜肴，奉送前来消费的大腕儿。一来二去的，“泰兴轩”二姑奶奶宴尾奉不奉送压轴的菜品，成了扬州来往客商实力和面子的验证。

韵芝的菜是即兴创意的，每宴都不同。别的酒楼都是聘到得力助手后，就不要别人，固定下一个特色。这容易传承，也容易限定了自己。泰兴楼的厨子自阿秦到来之前，却没有固定的，随着厨子不停更换，不断推出新花样，所以没有固定当家菜，这也成就了泰兴楼的特色。

阿秦和韵芝一把厨艺，成了东家赚钱的活宝，一个春天，东家赚到了以往一年的利润。阿秦和韵芝的辛苦自不必说，但他们却没有瘦下来，



韵芝的脸色更加红润，笑意遮不住流溢得满脸都是。阿秦累，但有韵芝窈窕的身影在厨间穿来穿去，他心里像有一把扇子呼呼扇动，凉爽畅快。

转眼莲花开放，阿秦忙到夜半，拿条白汗巾，转到后院，出了墙洞，就是瘦西湖。他一点点没入水中，忽觉身后树枝一摇，回头细看，却什么也没有。上岸时，一摸衣服，原来的一堆变成了整齐的一摞，而且干干爽爽，是新的。自此，阿秦每每到瘦西湖洗澡，必有一摞净衣服换了汗湿的旧衣。阿秦心实，却也渐渐知道了韵芝的心意，但他不敢想。

那天包了泰兴轩最大最豪华雅间的客商是从洛阳来的锦庄老板，来办大批锦缎。他一掷千金，要了酒楼全套酒菜。按习惯，到了这个消费水准，韵芝就要亲自做上两道创意菜品，亲手捧了，奉赠贵客。

韵芝那天穿的是粉色旗袍，淡淡的粉色，衬着她红润的俊脸，袅袅而至，浅浅万福，从随后丫环捧盘里端过菜来，轻轻放到主客面前。那锦庄老板连连点头赞许。

这晚，韵芝在瘦西湖边放下净衣服时，人也留下了，一双皓腕轻轻抱住了阿秦的脖子。两人就把话说透了，把一段相思债了结了。

第二天，阿秦怯怯地走到东家的正院，东家正在逗弄新从镇江买来的鹦哥。阿秦嗫嚅：“我想……”

东家用手指挑了挑鹦哥下巴：“什么？”

“我想向东家求亲，二小姐……”

“呵呵呵呵”东家的一串冷笑，让阿秦脊骨发麻。

他转身踱进正堂，一边淡淡地自言自语：“我不守着旧规矩让二小姐委屈，也可以不讲门第，但是万金聘礼断少不得。今天，洛阳锦庄老板要来放定，五日后他从镇江回来，就带着新人一起回洛。”

阿秦一跤跌倒，挣扎了几下，竟起不来，东家叫下人：“扶秦师傅下去歇着，今天让新来的炳贵上厨。”

阿秦一病三个月，好的时候，韵芝已经去了洛阳。泰兴轩也换了大厨。这年冬天雪大，北上的路阻隔了。来年烟花三月，春光正好，阿秦背着简单行囊上路了。

终于来到梦想已久的洛阳，终于找到那家锦庄。锦庄却早已易主。娶韵芝的老板春气回转时，竟暴病死了，娶来不足一年的七奶奶已经回扬州去了。

阿秦一刻也没有停，返身又下扬州，一步一挨到了东家大门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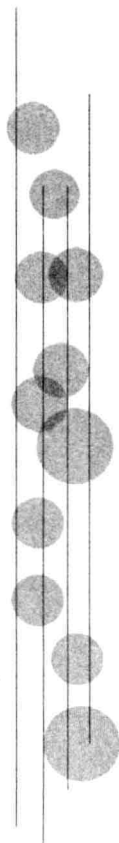
是夜半时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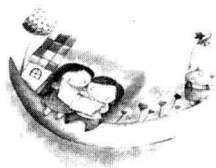
第二天，东家的大门咿呀打开，一帮家人围着门口僵卧的乞丐，喧嚷不休。丫环挽扶瘦瘦弱弱的韵芝，走过庭前的桃树，桃花正落瓣，沾在韵芝的素色衣裙上，给她的苍白点上胭脂。

丫环说：“姑奶奶，死了一个乞丐。”

韵芝说：“叫他们买口薄棺埋了吧，是条命呢。”

转回头，望定了旧年初见阿秦的地方，呆呆地出神：“怎找不到他了呢？”





烟 事

桂真被大门外“呼呼呼”三声炮惊醒，一望窗户，冰花儿结得厚厚的，朦胧望见外面成了白玉世界，知道夜里下了大雪。她一骨碌爬起来，抓起枕边的棉袍，胡乱穿着。

每年学堂放冬假后的第五天，一大早就有学校报成绩的在大门口放三通喜炮，大声唱念：“豫城县中学生李梅韵获本期年考第一名，特报喜讯。”梅韵是桂真的姐姐。父亲就从堂屋迎出大门，接了大红喜帖，让伙计捧来两封铜元，外带一包上好的烟丝，打赏报喜人。

李家开着全城最大的“烟丝”铺子，每年从乡下田庄收回肥厚紧实的油绿叶子，烤制成香喷喷、黄灿灿的黄金叶，打成整齐的把儿，一刀一刀切成细如绵线的烟丝。这一套工序都是李家祖传的秘技，所以李家的烟丝抽起来格外香、耐、暄。渐渐地四府八县，城里乡下，都到李家烟铺来批发零购。另几家的生意就垮了，李家成了豫城独一份儿。

每天晚上，伙计们关好店铺，把一大筐箩一大筐箩的银元、铜元，五十个一叠地码起来，用油纸封好，送进李掌柜指定的库房保存，数钱、藏钱往往忙到深更半夜。

所以父亲拿出那么厚重的赏钱是极平常的事，并不代表他赞赏大女儿梅韵读书。

桂真喜欢长自己十岁的姐姐。只要姐姐一放学，就粘着她学写字，学唱歌。每年学校到家中来报喜，桂真都高兴得蹦蹦跳跳，抱着姐姐的脖子大叫：“姐姐，我长大也要和你一样做女状元。”

可是今天，炮仗响过后，接着响起了唢呐，一曲曲全是喜庆的调。桂真看清自己红锦缎的新棉袍，才想起姐姐今天要出嫁了，这袍子是姐姐做嫁衣时，亲手为妹妹也做了一件。

“娘！”桂真叫道。娘没有应声。



平常，娘在第二进上房早早起床，浑身上下收拾利落，先给供着的观音上香，然后巡视李家前、中、后三进大院落，安排主仆老少一天的饮食，最后，她来到桂真的屋里，帮桂真穿衣。今天，娘顾不上照料她了。

姐姐梅韵嫁的是乡下一家田亩丰盈的富户，那家的土地是李家的烟源。梅韵小姐穿着大红的嫁衣，盘了头，美得跟年画里的仙女一样。桂真永远忘不掉的是姐姐上轿时，眼睛里盈盈的一汪泪：姐姐刚十七岁，她要上学，可父亲不许。

第二年春天开学，桂真闹着要跟十二岁的哥哥一起上学，父亲也是不许。桂真跺着脚在院里哭，娘在佛堂念经，木鱼声把哭声压了下去。

这年夏天雨水多得过份，空气湿且热，娘说都怪桂真哭成这样的。桂真没有力气举嘴，她病了，和哥哥生一样的病。他们两个对面躺着。娘和父亲围着哥哥一人转，给哥哥灌药，守护着他的一动一静。而桂真则像一件透明的东西，被遗忘在哥哥的旁边。

哥哥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父亲嚎哭一声，奔了出去，摔碎佛堂里供着的观音像，斥骂这泥胎有眼无珠，见死不救。

桂真的病不治而愈，父亲却一夜之间老了十岁，百无聊赖，烟店的生意也无心打理。姐姐梅韵婆家的雇农们闹革命，分了土地。她做了镇上的老师，用一份薪水接济着一家子的生活。

烟店收的烟叶质量越来越差，技术无人把关，烟丝抽起来也没了香味。大筐箩盛钱的日子再也没有了，一摞摞的铜钱从库房运出来，水一样流出李家。娘说是少爷的死带走了李家的财气，越发一心拜佛，不理俗事。

桂真又提上学的事，父亲竟爽快地点了头。

桂真二小姐的学业跟大小姐梅韵一样好，年底，报喜的炮仗又呼呼地响起来。

那天，桂真从学堂回来，看到父亲在一张收据上签字，签完，又拿出所剩无几的钱分给伙计们，让他们离开，只留下做饭的憨娘和车倌小崔，带着一车箱笼细软，搬到菜市街后的一座小四合院。

桂真初中毕业，要进省城读书。为了供桂真上学，父亲卖了四合院，打发走了憨娘和小崔，带着娘住进一座大杂院的三间西厢房。



临走前，桂真来到南衙街，想看看儿时的院落，五六年没到这里来了。远远地听到院里传来机器的嗒嗒声，抬起头，望见临街的门面上方挂着“郑氏卷烟”的匾额，夕阳下，翻盖一新的院落如此陌生。桂真猛然想起城里人早都抽起纸烟卷了，连父亲也不例外。

桂真想，再过许多年，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烟雨真情

收到星讯公司的面试通知时，十月秋风正吹斜了凉凉的细雨。明中文系毕业后，在这座城市辗转谋生，几度失业，几乎给大大小小各类公司都投过简历。

星讯是造星工厂，一旦加盟，想不成名都难。明抱着试试看的心里，冒雨前往。

前台小姐端过来一杯热茶，接着递上来一张入职表。还没面试就录用了？

另一扇门开了，进来一个年轻姣好，妆容精致的女子，她笑意微微，俏皮地看着明。

明第一秒感觉她认错人了，第二秒感觉似曾相识，第三秒时，明叫道：“媚儿。”满腹辛酸都涌上来，泪水盈眶。媚幼年丧父，与母亲离乡闯荡，几多磨难才有今天。百般滋味，被明一声轻唤勾到心头，她一把抱了明，珠泪滚落。

媚就是星讯的新星文媚，她看到明的求职信，力荐童年女伴做自己的助理。媚在圈子里需要一个自己人，上天把明送来了。

奕是年轻的音乐制作人，低调勤勉，常默默地陪在媚的身边，为她做幕后策划。

明凭女孩子的直觉，感到奕爱媚。

那晚，陪媚工作到深夜，三人一起走出公司。媚趋前几步，回头对明说：“让奕送你回去吧，BYE。”

明不解：“那你呢？”

媚欢快地跑到早已等在门口的白色跑车前，拉开门坐进去，挥手告别。开车的中年人高大英俊。

明回过头，看到奕慵懒地一笑，摆头让她随自己上车。



奕的车里音响很好，在这暗夜，车外是万家灯火流光溢彩，车内是默默相对的二人。明跟着音乐，漫不经心地唱起来，她记不清歌词，全由着心意即兴填词。沙甜的嗓音听来别有风情。

奕把车停下来，上下打量明，郑重其事地问：“你想不想唱歌？”

明有了幻想：“我行吗？”

奕点了点头，他把头靠在方向盘上，良久才抬起来，说：“你有信心吗？”

这是一个一夜成名的机会，在童年，明与媚天天幻想走上星光大道。现在媚成名了，明也想成名。

奕和明依然围着媚工作，却心照不宣地对她保守着一个秘密。

奕给明进行声乐强化训练，挑剔她的服饰品位，纠正她的坐立行姿态。他还叫明把心中流淌的诗写成歌词。明是学中文的，一份功底和一份灵性，让她在奕的指点下把歌词写得几近完美。

奕陪明的时间越来越多。他们迎着秋风在江边放风筝，踏着漫漫白雪到郊外寻梅，在奕的住处吃了七次自助火锅，在明的楼顶看了八次流星……他们一心一意地快乐，没有企图和欲望，不去算计和策划。

夏天一到，明也成名了。奕把她写的歌词谱了曲，放在一个歌星的新专辑里。这些歌果然红遍江南江北。一夜之间，各大娱乐新闻头条都是才女贾明个性、纯真的面孔。

明亲自唱这些歌，比原来的明星处理得更好。

公司看到明的潜力，趁势推出她的首张唱片，竟然反响不坏。

几乎所有人都震惊了。当然最震惊的是媚，明的出位，影响到她的星途。她原来一直以为明只是在和奕谈恋爱，她很受伤。

媚约明到茶座，她依然妆容明丽，烟行媚视。即使面对的是素颜的童年伙伴。

媚说：“你不知道吗？奕追求我五年，但我选择了别人，那人帮我成功了。奕一直很失落。他策划推出你，只是一种炒作。他想让人知道，他也一样能让人一夜成名。我已和他谈妥，下一张专辑，与他合作。”

明想起少女时代，情窦初开的明与媚携手走在大街上，媚凤眼修身，漂亮如大家闺秀，清秀瘦弱的明永远像媚身边淡淡的衬景。明爱着那骑着单车的男孩，男孩把载着媚兜风当做唯一的乐趣。明想：也许媚是对的，自己不适合这个圈子。